

人生 行板

## 三代人的母亲节

■聂顺荣

又一年母亲节悄然而至。望着妻子系着围裙在厨房忙碌的背影，恍惚间，记忆的潮水漫过心田，将我带回与外婆、母亲共度的旧时光。三代女性的身影在时光长河中叠映，悄然勾勒出爱与奉献的动人画卷。

记忆中的外婆，总在那间飘着柴火香的老厨房里忙碌。灶台边摆着几个被岁月磨得发亮的粗陶坛子，坛口的麻绳上还沾着零星的盐粒。每年入夏，外婆就开始熬麦芽糖。她将浸泡了整夜的糯米和麦芽一同倒进大铁锅，木勺在浓稠的糖稀里搅动出琥珀色的漩涡。我踮着脚趴在灶台边，外婆用竹片挑起一缕拉丝的糖浆，小心翼翼地绕在洗净的树枝上，笑着说：“给我的小馋猫做个糖葫芦。”那些裹着晶莹糖衣的山楂，酸甜滋味至今仍在舌尖流转。

外婆的爱还藏在她的蓝布围裙里。她总能变魔术般从围裙口袋掏出惊喜——可能是几颗烤得焦香的红薯，或是一把带着露水的野莓。农忙

时节，她会带着我去田里，教我辨认能吃的野菜。“马齿苋要掐嫩尖儿，荠菜得连根挖。”她布满皱纹的手握着我的小手，在泥土里翻找鲜嫩的野菜。傍晚回家，外婆把洗净的野菜焯过水，淋上几滴自家榨的菜籽油，撒上细盐和蒜末，简单的凉拌菜成了全家最爱的美味。

寒冬腊月里，外婆的老纺车会在堂屋吱呀哼唱。她戴着老花镜，将棉花搓成细细的棉条，再纺成雪白的棉线。那些棉线经过外婆的巧手，变成了我过冬的棉衣棉裤。针脚细密整齐，领口和袖口还会绣上几朵小花。外婆常说：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”可她给我做的衣裳，总是崭新又漂亮。

后来，母亲接过了外婆传递的爱的接力棒。小时候，母亲总是家里起得最早、睡得最晚的人。天还没亮，她就在厨房忙碌，为我们准备热气腾腾的早餐；深夜里，当我从梦中醒来，还能看见她在台灯下为我缝补校服。母亲的

爱，藏在日复一日的唠叨里。她会在我出门上学时，反复叮嘱“路上小心”；会在我考试失利时，一边数落我不够努力，一边将温热的牛奶放在我手边。长大后，我离开家乡去外地求学，每次打电话，母亲总是说家里一切都好，让我别担心，可后来从父亲口中得知，她常常站在村口，望着我离开方向，久久不愿离去。母亲用她的青春岁月，书写着平凡而伟大的母爱篇章。

时光流转，如今，我的妻子也成了母亲。她褪去了少女的青涩，多了几分成熟与温柔。在母亲节这天，她依然忙碌着，为孩子准备早餐，帮孩子整理书包，送孩子上学。但我知道，她也渴望被爱与关怀。清晨，我悄悄将一束康乃馨放在她的梳妆台上，卡片上写着“感谢你为这个家的付出”。她发现后，眼中闪烁着惊喜与感动的泪花。妻子的爱，是细腻而充满智慧的。她会在孩子哭闹时，蹲下身子耐心倾听，用温暖的话语安抚；会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努力平衡，用柔弱的肩膀担起责

任。她用行动诠释着新时代母亲的模样，既有对家庭的坚守，也有对自我价值的追求。

三代人的母亲节，烙着不同的时代印记，却有着相同的爱的内核。外婆用坚韧在艰苦岁月里守护家人；母亲用操劳在平凡日子里诠释母爱；妻子用温柔在新时代书写担当。她们的故事，是无数家庭的缩影，见证着时代的变迁，也见证着母爱的永恒传承。

夜深了，妻子和孩子早已进入梦乡。我独坐窗前，望着满天繁星，心中满是感慨。母亲节，不仅是向母亲表达感恩的日子，更是让我们懂得，每一位女性在成为母亲后，都在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一切。愿时光能放慢脚步，以最轻柔的姿态对待她们；愿默默付出的她们，能被世间每一个角落看见，被每一缕阳光温暖。在这充满爱的节日里，我将把最真挚的祝福，送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位女性——外婆、母亲和妻子，是她们，用无尽的爱为我照亮前行的道路，用温暖编织起家的港湾。

心灵 火花

清明假期值班，春风和煦、桃红柳绿，正是研读管建刚著作的好时光。“管大”是教育界对他的亲切称谓。百度词条开篇即道：“1998年起用心当老师”，这句平实的陈述却引人遐思——1998年之前的管建刚究竟是何模样？是文弱书生？抑或忙碌商人？诚如先贤所言，“天下之事，成于惧而败于忽”，怕就怕对“用心”二字存有丝毫懈怠。“管大”用自己的成功完美诠释了这句话。

以1998年为分水岭，管建刚完成了华丽转身——投身教育事业，从此在方寸讲台开辟出广阔天地。从作文教学改革，到指向写作的阅读课，再到家常课、习课堂，管建刚在教育版图上不断腾挪转圜。

用心做教师的管建刚，10年便成为特级教师，当多数同行仍在职业迷雾中摸索时，这位“十年磨一剑”的耕犁者已走出独特的成长轨迹。回望来路，师范选择本出于户口与饭碗的现实考量——正如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中师生一样，他们带着朴素的生存智慧踏上教育征途，职业意识与专业技能反倒在岁月沉淀中渐次生长，最终绽放出灿烂的教育之花。

管建刚是勤奋的。他用恒久的勤勉印证了一个亘古不变的朴素真理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，日日不辍，持之以恒，终能抵达成功的彼岸。诚如鲁迅先生所言：“哪里有什么天才？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。”当众人困于“不会写作文”的桎梏时，管建刚却为自己立下宏愿——每年出版一本书。书稿从何而来？惟勤于思考，勤于笔耕。每日放学铃声响起，他总要在案头继续伏案数小时，日书三千字，不让一日虚度。这般恒心需要何等坚定的意志与坚韧的毅力。翻阅其著作的后记，常见“除夕（2017年1月27日）”“大年初二（2017年1月29日）”的字样。当除夕的爆竹声与新年的欢笑声交织时，他仍执笔不辍。这般以勤劳“习”得的习惯，终将化作奋进的脚步、进步的阶梯，以及累累的硕果。

管建刚是家常的。何谓家常？课堂上的管建刚，校园里的管建刚，和同事谈笑风生，与学生打成一片，幽默活泼如鱼得水，尽显真性情，堪称真君子。就连“管大”的亲切称谓，最初也是学生发自内心的赠予，全然不见“名师”的疏离感。这种家常气质已渗透至教学实践——回归家常本真，践行教育常识，正是其教育认知的重要升华。正如他所言：“你只有到过高处，才能一览无余地看清来路。”将课堂真正交还给学生，将大部分教学时间用于学生的“学”与“习”，让每个孩子成为课堂的主人。

在管建刚的课堂上，“家常”有着具象化的实践路径：其一曰“时习”，以目标明确的任务单为舟楫，在知识海洋中指引航行；其二重“时效”，如同精准的时钟校准，每个教学环节都浸润着对时间的把控艺术；其三求“治学”，将备课功夫下在课前，通过口令手势构建起行云流水的课堂节奏。这些看似朴素的课堂特质，实则是教育常识的生动演绎。

当教师以匠心深耕课堂，以耐心涵养学生成长，质量的提升便水到渠成——这或许正是管建刚“习课堂”理念的价值真谛：在返璞归真中追寻教育本真，在寻常处孕育不凡。

我学「管大」

■陈寅阳

风物 杂谈

每到高考时节，当年埋头刻蜡纸、印习题，帮助学生备考的情景，总如电影般在脑海中闪回，清晰得恍如昨日。

20世纪80年代末，我师专毕业参加工作时，铅字打字机尚属罕见，电脑更未进入校园。铁笔、钢板、蜡纸和油墨，构成了学校印刷练习试卷的标配“四大件”，刻蜡纸也成了每名教师必须掌握的基本功。

刻蜡纸，亦称刻钢板。初学时我总不得要领，不仅字迹歪斜，还常将蜡纸戳得千疮百孔。老教师们这样指点：“刻字要落笔平稳，用力均衡，书写灵活。你钢笔字写得漂亮，只要勤加练习，定能得心应手。”我苦练两周，渐渐摸到门道。岁月沉淀技艺，几年后，刻蜡纸已成为我的拿手好戏，刻写的钢板字几乎能与印刷体媲美，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。

刻蜡纸不仅是一项体力劳动，更是一门技术。操作时需将轻薄如蝉翼的蜡纸平铺于带有密集斜纹的钢板上，右手紧握顶端嵌有钢针的铅笔，依照模板将文字逐笔镌刻于蜡纸表面。整个刻制过程需要全神贯注，既要防止错刻漏刻导致返工，又需精准控制下压力道——用力过轻则蜡层无法穿透，印刷时字迹模糊难辨；施力过猛又易划破蜡纸，导致印刷时油墨渗漏，在纸张上形成大片墨渍，使成品近乎报废。

难忘刻蜡纸的岁月

■吴仲尧

那时学校物资紧缺，师生们倡导勤俭节约，促成了不少修旧利废的巧思。钢板表面纹路磨损导致蜡纸打滑时，便用毛刷蘸取煤油彻底清洁表面，经砂纸打磨后仍可使用。铁笔尖磨损变钝，便用砂纸打磨至适宜锐度，反复试刻确认下墨均匀。最见功夫的是修正错字——若在蜡纸上发现讹误，便取烛泪涂抹遮盖错处，待冷却凝固后重新雕刻正确字样。这些为精打细算而生的技艺，凝结着那个年代的教育智慧。

刻蜡纸的艰辛，非亲历者难以体察。标准8开蜡纸刻满文字，通常耗时一两个小时，常使腕部酸麻难忍，中指握笔处日久生茧。春秋季节尚可应付，寒冬腊月时手指冻僵仍要执笔，三伏酷暑时汗珠顺着脊梁滚落，这般苦楚实在煎熬。然而想到这是教师的职责，更是为孩子们能有个好前程，纵是挑灯夜战到东方既白，咬着牙也要刻完。

30年弹指一挥，现代化教学设备已迭代更新。当电脑与复印机成为办公常态，那些承载着时代印记的钢板、铁笔与蜡纸，早已湮没于时光深处。然而每当记忆翻涌，刻蜡纸时特有的沙沙声仿佛仍在耳畔，若有若无的油墨香似乎扑鼻而来——那些浸润心脾的滋味，凝结成我们这代人的教育记忆，任岁月流转，终让人回味无穷，深深眷恋。



枝头雀影

李海波 摄

母亲的诗苑 手

■段小华

母亲的手，轻轻拂过  
像晨风掠过熟睡的枝丫  
带着阳光的温度  
和春泥一样的芳香

那是缝补衣角的细针  
也是抚平额头的晚霞  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  
在时光中悄然绽放

有时像撑起伞的伞骨  
为风雨中的我撑起一方晴朗  
有时如夜里的盏盏灯  
照亮我脚步的方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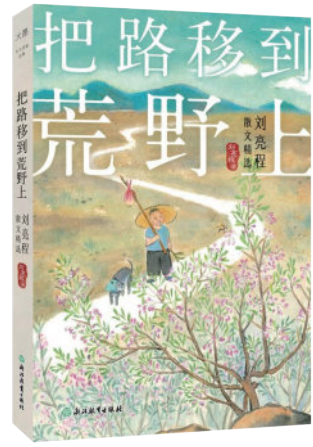
她的手写满沉默的温柔  
写不尽岁月的深情  
我仰望这份无言的守候  
像仰望星辰不语的光和热

好书 共赏

## 一次理想归乡的元气之旅

——读《把路移到荒野上》有感

■胡胜盼

浙江教育出版社  
刘亮程 著  
《把路移到荒野上》

作家蒋子丹说：“刘亮程散文中透出的那种从容优雅自信，是多少现代人已经久违了、陌生了、熬长了黑夜搔短了白头也找不回来的大才华。”翻读刘亮程散文集《把路移到荒野上》，始信此言不虚。

荒野之上，草木虫鸟皆可成为精神世界的媒介。这部散文集精选刘亮程近40年创作生涯中的经典作品，以“荒野”“路”“我”三个维度编织文本脉络。选篇既涵盖《一个人的村庄》《寒风吹彻》等代表作，也收录多篇深具文学价值的冷门佳作。这些文字凝结着作者对故土的深切眷恋，日常经验与生命哲思的凝练结晶中，处处可见万物共生共荣的生态哲学思考。

荒野之美是未经雕琢的原生之美，地理的屏障将其隔绝于人类文明之外。荒野就像是一扇巨大的“门”，永远不会完全向人类敞开。“村庄四周是无垠的荒野，尽头是另外的村庄和荒野。人的去处大都在人一生里，人咋走也还没走出这一辈子。”在作者的文字中，荒野不仅仅是一个地理

概念，更是一种精神象征，代表着对生命坚韧不拔的态度和对自然深切的爱。

在刘亮程的文学宇宙中，所有生命形态都保持着与自然不言自明的默契。他认为：“我从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，并不是草木的道理。我自以为弄懂了它们，其实我弄懂了我自己。我不懂它们。”因此，他笔下的狗和驴、树上的鸟、忙碌的蚂蚁、荒野里的虫子和忽然盛开的花，都有了开口说话的权利。作者以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姿态，让寓言外壳包裹着对生命本质的叩问。

在刘亮程的心里，始终有一个落叶归根的情结，认为故乡是人们心灵的最后归宿。最是故乡情，外面的风景再美，都不及故乡的一把尘土。即便时过境迁，万物变幻，他仍然不忘这片故土、这座村庄；即便那里变得荒凉不堪，他的心里仍有一颗种子，正在复苏，正在萌芽。这份对故土的执着守望，化作时光褶皱里的温柔宣言：“在时间经过这个小村庄时，我帮了时间

的忙，让该变的一切都有了变迁。我老的时候，我会说，我是在时光中活老的。”

这部散文集最动人的力量，在于将荒野转化为精神原乡。作者以诗性笔触描绘的并非死寂之地，而是生机涌动的世界：《荒野从没埋掉一个人》中，远行者与归来者共同编织着生命的经纬；《走着走着剩下我一个人》里，黑暗不再是恐惧的渊薮，而是与光明同构的生命真相。正如书中所言：“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，很少有人一辈子种好它。”但只要葆有对抗虚无的勇气，回归自然聆听万物，我们终将在孤独中与自己和解。

刘亮程将对生活的理解升华为美学命题：“美学之为美学，最主要的就在于它思考与探索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。”如今，《把路移到荒野上》如同澄明的镜子，照见人与土地的和鸣，万物共生的韵律，以及心灵与自然的永恒对话。这种返璞归真的智慧，恰似暗夜中的星光，指引着每个寻找精神原乡的旅人。